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臺諫三

上神宗論臺諫闕員宜速選用

呂　誨

臣准學士院關報中書劄子奉聖旨舉諫官二人者仰

承詔命俯及外臣有以見宸衷虛竚樂聞過失中外均慶臣所以懽欣而不已也臣向以言事得罪雖居外補尚忝諫垣之任仍預舉官之數輒有誠言上裨衮闕惟其僭越之罪敢避死亡之誅臣聞國朝故事諫官除授一出於聖選蓋耳目機密之任不可繇他歧而進示至公於天下也御史乃付學士中丞保舉比來任人不次政府甄擇賢能除授或聞除選人李定御史定不持母服為有司劾奏舍人封還詞頭例皆奪職乃付禮官議

定之罪夫行不為人所信已不足取如或有罪禮法固無容焉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以其孝於親則忠可移於事君也以定充選其甄録之意可知矣既而公論不與遂以諫官御史並委兩省官保任臣竊以臺諫官所責甚重數年以來稱職者甚衆大言入則大罪之小言入則小罪之去者相望於道路來者遲疑不願就職以至諫院御史臺闕官日久中丞不補者半年三院為之一空言路梗塞一至於此朝政或闕下情不通則

有所蔽焉用事者豈徒然哉臣竊計自詔降以來在京近臣所舉員數已多而未聞除授必俟自外舉官畢集然後掄選或見任遠方比追還則曠日遲久言職幾廢徒有擇官之名而非開言路之實也茲所以未見至公副陛下虛求之意焉書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是不可一日而虛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官言必責輔臣其聽納忘倦寤寐思之書於簡策後世為美陛下推廣是心非夙夕渴於正論歟臣以謂求之之博不若用之之速

既用之則信任而必堅與之圖回於正道斯誠為治之術也如博求其人而信任不固言者既衆而黜之不已臣將恐來者艱阻鉗結自安忠臣義士遯逃巖穴公議消薄國家之大患也刳胎毁卵損傷至微其類猶或不至聖人所以為之深誡漢文帝受郎官之書其言是則用之非則置之乃除誹謗妖言之罪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臣伏願陛下恢廣此度而行之則天下之福也仍乞於中外兩禁臣寮已舉官數内先擇三五人充諫官

餘補御史闕員庶幾言職不為虛設副天下觀瞻宜有益於聖德也臣待罪譴謫之中不當有言然愛君之義與日積深身雖補外而心在王室因被旨舉官輒以上陳瀝懇輸忠亦區區自信之效矣伏冀高明特賜省納

臣所舉諫官二員已具別狀熙寧三年上時誨已罷中丞以諫議大夫知鄧州

上神宗論諫官當人主自擇　楊繪

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謂三公四輔為七人之數今之諫官即古之三公四輔之職其任

得非重哉擇之可不謹乎本朝諫院官多或至五六人少猶不下三人然皆出於清衷之自擇蓋天子既以事委宰相則天下之人悉趨附而無敢陳其不逮故置諫官以相維之其如位宰相者必不喜諫官之敢言理固然也不爾裴垍安得獨稱美於唐哉為宰相者則必自除附已者為之乃不如不置也徒自蔽於耳目而已陛下博通古今至於納諫昌拒諫危之說如唐太宗終始納諫而昌唐明皇不能終而危之事具布史策不假臣

言也伏覩孫洙補郡後來官闕而不填者旬月得非難其人乎臣竊見李綠有云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令日之人哉臣亦願陛下據在朝之臣擇其老成諳練典故之士而置之諫列以參聽其議論不無補於聖聰也勿委宰相除之若委而除之則必取新進之士不敢異論者不由檢正并條例而升則自編校與敕局而授矣願陛下兼聽而廣視之取資深淺之人雜用於以集衆才之美而濟天下之務幸

甚熙寧四年六月上
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彭汝礪

臣近論都檢正俞充及開拆事初十日准中書省劄子奉聖旨具析上言俞充事跡得於何人聞奏者臣不肖不足對揚陛下之命承詔震恐惶然失次臣伏念天下之才有正則有所謂邪有賢則有所謂不肖人君淵居嚴密無由自察之也於是有耳目之官御史亦因衆人

而問焉凡臣之糾擿姦慝非有毫髮為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衆人或為臣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迫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畏避而暴露之而投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臣乃獲安焉則臣不唯不容於人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為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衆皆以前車為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於臣輩矣以臣之昏弱不肖而使憲臣盡不得聞知外之是非得失將無以照燭幽闇而彌

縫其空缺臣之罪莫甚焉臣寧自刻不敢奉明詔充之材行如陛下知之為詳則臣之罪亦自見矣凡臣所居官職皆陛下所予願并納以昜罪若猶未也願益察之緣臣論列非一狀御史中丞鄧潤甫裏行黄廉亦各有疏乞詢於衆及委官盡公根究如有不實則臣為誣善為殄行竄流荒遠其又何辭臣無任懇切之至熙寧十年十月

上時權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乞選置臺諫罷御史察案

呂公著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命百官箴王闕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然後事行而不悖故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唐太宗以高世之資親定大業然猶克己從諫以致太平貞觀初孫伏伽始諫太宗悅而賞之有言賞太厚者荅曰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特賞之爾他日甞怒苑西監而皇太子驟諫太宗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而劉洎岑文本褚遂良馬周繼之

兒在滕前見吾悅諫熟矣故太宗始以納諫致治而又以悅諫教其子孫宜乎功烈甚高而鮮及也然至其裔孫德宗惡諫諍之臣以為賣直取名當時北省閉闥累月南臺唯一御史不聞過失終致亂亡由是觀之好諫者帝王之高致可不務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自親庶政盛德日新皇帝陛下臨朝恭默未有過事然而天下至大萬務至廣方始初清明之際正是求賢納諫之時況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之官其員數

甚備伏乞申敕輔弼選忠厚骨鯁之人正直敢言之士徧置左右使掌諫諍無空要職益廣言路又御史之官號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治亂之大計察官司簿領之細過況唐制湮没已久別無分明稽據臣在樞府日常見先皇頗已厭其煩碎特因近臣獻言聊試其法耳伏乞盡罷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朝政之疵繆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言

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廢言令或未便不為已行而憚改所言無取姑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終不以言罪人若緘默巽懦畏避不言者明正其罰如此則左右前後不能壅蔽嘉言罔伏庶績咸熙天下幸甚元豐八年六月上時初名至闕

十月乃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

上哲宗乞增諫員及許察官言事

劉摯

臣蒙恩過聽使備員御史固將竭盡愚論知無不言而

竊惟陛下即位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説蓋聖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自得之也為能咨諏訪逮致人之言開闢其塗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工瞽執藝下賤芻蕘負薪之鄙皆得輸意自竭雜然至前而聽吾之所擇唯懼乎言者之不能多也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

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於中丞侍御史兩厫中於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於察治官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者而不與於言則是在朝廷以言為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僭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於獻納伺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於聖聽者非所謂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屈羣策者也臣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案自不廢

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惓惓元豐八年九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乞依六典備置諫官　孫覺

臣竊以後世諫臣為天子左右耳目之官三代以來官不常置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所謂七人者三公四輔是也天子一言一動七人者在焉有過不及隨輒正之故人君之失不聞於外不見於下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置

諫官唐太宗每名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以此見諫官之職必待命令已行闕遺宣播然後從而救之亦已晚矣唐太宗雖不責宰相以七人之職猶使諫官與聞政事國家以來雖不盡用唐制然祖宗朝諫員亦不為少前後以言舉職見於國史磊落相望大抵於人主躬親聽決獨斷萬幾之際諫員常少先朝是也人主委任柄臣責成攬要之時諫員常多仁宗莊獻太后是也臣竊以今者皇帝陛下沖年嗣位太

皇太后同攬政機此宜多設諫員以廣視聽庶幾有補萬一若其人庸下姦邪自宜加罪竄斥以肅百寮若其人直方無所附麗則其所言必有可采如六典諫大夫補闕拾遺凡兩員今臣獨員供職不惟駑蹇朴陋無所聞識又綿力寡助深恐不逮伏乞特賜指揮依六典備置諫官元豐八年九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十月詔倣六典置諫官具所置員以聞

上哲宗乞令臺諫專對　　孫升

元祐元年二月壬戌詔自閏八月垂簾日引一班御史中丞同侍御史或殿中監察

御史一員諫議大夫司

諫或正言一員同對

臣竊覩嘉祐治平之間臺諫風節悚動天下比年以來茍容持祿養交之俗成而臺諫風節掃地盡矣伏以陛下臨御以來登用正人開廣言路發德音以告中外下明詔以諭四方自古聖帝明王欲治求諫之意不過如此也臣竊惟陛下深居九重所與共天下之事者大臣而已大臣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猶當博延羣議杜漸防微若臺諫難於請對忠言不獲面陳樞

機之發既虞於失身犬馬之心徒懷於戀主下情未達壅蔽或生非社稷之福也臣近覩詔旨許令臣寮請對此實盛德之舉矣然條制未免曲為防阻者臣愚不避僭越之誅為陛下言之陛下隔日一視朝而一月之間休假居半聽政不過十數日日引一班而臺諫必待長官同對且臺諫之官十有餘員待其議論相同又須無不得次之日方一獲對若日有不得次之人而或議論各異則是有終不獲對者矣夫區區疎遠之臣竭誠欲

望簾幃披瀝肝膽不亦難哉有唐御史蕭至忠號為稱職嘗謂臺中無長官論事不須關白當時以為知言今法式若出於故事則自當隨宜增損若出於陛下之意則陛下方且至誠聽納乃為是形迹妨嫌何示天下不廣也若出於大臣之議則臺諫之對本為大臣而設而乃自下制上曲為防阻此尤大不可也伏望聖慈特出睿斷指揮許令臺諫專對如遇當日有不得次之人仍特引臺諫一班不獨章陛下至誠聽納之德且以廣達

聰明消除壅蔽之患則天下幸甚元祐元年二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乞令臺諫專對 王巖叟

臣竊以納忠之道貴乎盡論事之體貴乎密不盡則不足以感動聖心不密則不足以成就機事人主待臣下雖無間而臣下自立不能無不同既不同則不能無忌礙而言有所不盡事有所不密言之不盡事之不密非有益於朝廷之道也古之人有以告於君者雖父子之間不以相語況可使他人聞之哉伏望聖慈察臣之言

特賜指揮依久來故事臺諫官只令一人上殿庶使各盡其忠而無不密害成之失且臺諫官天子耳目之任當使各盡其見聞以告主上豈可却使互相窺察常得志同道合之人則可若有懷私意持異見者如何與之共論於上前此不可不察也故事臺諫官論事不相通議亦不關白官長蓋欲以各盡其忠豈可上殿却使兩人同也六曹開封有司之事皆有定法所以官長與屬官同奏對令臺諫官須二人同上則似與六曹開封相

類恐非體要如蒙允臣所奏只乞作出自宸衷批出指揮元祐元年二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收還給事中新命且在諫職

孫覺

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寮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寵之使罷言職尋即令人刷抉微細過差逐之使去以報其私怨言事官不顧大臣威勢斥言其罪乞行黜免

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言守之責也何至言未絶於口而身已擯於外不惟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為朝廷不顧忌諱直節敢言之士慄慄危懼不保其身豈可不為朝廷惜哉臣近因見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先朝不為施行翟思為國子司業進神宗挽詞誤落韻亦小過耳言者及之謫守臨江軍御史黄絳言縝為相非才即遷絳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宗朝言事臣寮為國盡忠於大臣無所避忌者仁

宗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肆直言以報國恩一時名臣多由此出如臣微眇流落於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始賜名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擢寘經筵去年七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意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為榮幸然臣前後論繳未嘗施行一日去職使繳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為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

如瞿思黄絳有希縝意旨中臣者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在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差遣臣不敢辭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後二十日詔覺復為諫議大夫

上哲宗乞今後凡有政令除改才到門下並令給事中即時關報臺諫

朱光庭

臣竊以諫諍之臣為天子耳目之任救正朝廷之事貴

於其初凡政令未安於理除授或非其人於命未行之日俾先知之則獻納之間事體甚便近日朝廷所關報者皆是已行之事言者急思救止其道無繇又不免暴於人聽不若於命未行之前都無瘢跡足以成朝廷之美故事諫臣許隨宰相入閤蓋當議論之初便思救補不俟命令已行然後攻其失也臣欲乞朝廷令後凡有政令除改才到門下並令給事中即時關報臺諫所貴先事為慮所補不細又足以成朝廷之美伏望聖慈詳

酌施行

貼黄臣竊聞議者欲將中書門下後省給舍與諫官直舍間斷以防漏泄臣竊以謂天下之事理當使諫官先知貴其救正於未行之前況故事諫官許隨宰相入閤即是事無所不預聞令却使不與給事同省以防漏泄豈不異哉兼將新修省閮析為異處亦非美事臣恐議者故為壅蔽以誤陛下伏望聖慈特賜罷止以廣聰明以重事體又朝廷

若謂給事中難以如省部詳備關報臣欲乞將除授只節略職位姓名更改政令具事目大綱關報所貴簡便易於施行元祐元年十一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論隔截諫官直舍　　王巖叟

臣伏覩近降聖旨令隔截門下中書兩省諫官别開門出入不得與給事中中書舍人相通傳聞之初臣不敢以為信蓋既謂之同省豈有異户而出不相見之理及觀敕文乃是信然臣愚不諭朝廷此舉之意若以謂欲

絶漏泄之弊則臣以謂漏泄在人不在門户門户之禁
素已甚嚴今更加申敕足矣何必以隔異門牆為事哉
所隔異者乃二三諫官而已諫官為陛下耳目陛下每
不惜推赤心以與之奈何於其所舍反若置疑也儻其
人為可疑也則斥而遠之使勿居其地為可親也則宜
與之無間者也陛下不與諫臣為密而與誰為密乎臣
固知陛下無此意然事行則終累陛下耳自古置諫臣
以能彌縫朝廷之闕使不見乎外為美故彌縫不厭早

早則為功易而所全者多矣且朝廷之事終能使諫臣不知乎禁之雖嚴不過緩一二日終當聞耳苟有所未善能禁其勿言乎既不能使之不知又不能使之勿言則不若令早知而論之為有補也臣以謂廟堂之上精慮而審發政令一出天下無可得而議此乃所以為密也今外人皆云非所以嚴制敕院也乃欲以限隔諫官使不聞省中事此聲流傳恐非朝廷美事臣竊為陛下惜之伏以陛下誠心好諫而樂聞有過故一言一動天

下莫不歌美以為中理不可誤信此事使天下有疑於
聖德也伏望為國家愛惜大體以慰衆心特罷隔截兩
省指揮且令仍舊幸甚
貼黄陛下即位踰年兩省中未嘗有漏泄之事害
成於朝廷何故今日改作以動論議伏望聖慈且
令依舊則國體所全者多矣元祐元年十一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論隔截諫官直舍　　王覿
臣近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言兩省擗截諫官廳

出外隳壞法度乞行寢罷及十一月二十七日與諫官鮮于侁朱光庭列狀聞奏各未蒙施行臣竊以自古聖帝明王莫不有諫諍之臣葢三代以前上自公卿次及百執事下至百工芻蕘皆可諫諍故雖不以諫諍名官而骾言直論常達於人主之聽及世衰道微言出於口而禍及其身者寖多故為人臣者若不以諫諍名官則鮮肯以諫諍為事於是秦漢以來乃始有諫大夫率皆列職清近日侍人主然歲月綿遠其廳事之所在有不

可考者唯隋唐事迹傳說甚明諫官於隋屬門下省唐初因之亦嘗屬中書省後乃分别兩省終於有唐末之或改也夫御史與諫官均任言責然御史臺在外而獨諫官既為侍從又列於兩省者何也蓋御史專在糾正百官必在外然後百官趨赴聽事鞫獄為便諫官之職專在於論政事之過差補人主之闕失故不在政事之地則無以盡聞政事之過差不列侍從之班則無以盡知人主之闕失也自五代亂離隋唐法度無復存者本

朝祖宗以來講復前代之法度十八九矣唯是兩省之闕典至神宗而後復然諫官雖已列於兩省政事之地猶未預於入閤侍從之班今乃防諫官漏洩政事而欲擗截廳事出外使不得在兩省亦異於設諫官之本意矣夫兩省若有幾密之事吏人可密者諫官豈不能密耶兼見今諫官雖在兩省於政事實不預聞況幾密哉昔魏省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宫人名御府吏問後宫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

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而與此等為密乎明帝聞愈憚阜後世以為美談臣常謂陛下聖德比堯舜豈於此而不逮明帝耶臣常以皐夔稷契期執政豈於此而不逮楊阜耶且先帝孜孜講復隋唐數百年法度既合於古又宜於今乃一旦無故而壞之一不可也中書所謂制敕院者吏舍也迫逐天子之諫官以廣吏舍二不可也深信胥吏與之為密而過疑諫官以為漏洩三不可也使天下知朝廷有疑諫官之心有厭諫官之迹非所以廣聖德於天

下四不可也散騎常侍下執政一等爾今偶闕員不可謂終無其人也至於左右史亦陛下侍從之臣安可使中書吏人據其廳事奪其正門而常侍諫官左右史乃屏置一隅穴垣牆而出入事體顛倒增長吏氣五不可也憎諫官者雖取快一時而五不可長之患歸於朝廷又使三省執政大臣皆受迫逐諫官之名為後世笑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愚暗不才陛下過聽擢為諫官若議論失當陛下罪之執政大臣惡之或一二日而罷或二

三月而黜皆不可知也豈謂諫官可以久為而兩省可以安處哉蓋欲為朝廷長久之計而已非臣謀身之計也若既憂得罪於陛下又慮見惡於大臣坐視法度之廢壞而緘黙不言則不唯有負陛下言責亦豈不自愧於心哉故不避冒凟聖聽而喋喋不已陛下或采其言或賜之斧鉞之誅唯聖慈裁擇

貼黄臣竊聞今來擗截本因中書差除有豫先傳播出外者故執政大臣有制敕院之議遂欲擗截

諫官廳出外大凡差除既得聖旨之後須有詞頭舍人方知之及文字到門下省給事中方知之比只是首尾一日内之事次日到尚書省下吏部則外人無不知者矣雖知之自已是朝廷宣布之事人知乃其宜也有何所害唯是未得旨已前外人已知即於政體有害然未得旨已前若非執政大臣自有漏洩給舍何縁得預外人何縁得聞既給舍與外人皆未得預聞即諫官何縁得知唯張璪

在中書日務收恩凡差除纔經商量而未奏即多已漏洩於其所親自以謂恩出於我而已故差除有旬日半月以前先已傳播後果如其所傳者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耆舊及陛下所自選擇全才重望之人但無若張璪收私恩者即何慮差除之漏洩耶不當歸咎於制敕院亦不當緣此限隔諫官而使之不得在兩省也諫官在兩省與不在兩省於諫官何所重輕但於朝廷法度有害耳臣區

區所惜者朝廷法度而已唯聖慈詳酌元祐元年十一月上

時為右司諫尋詔前降指揮不行

上哲宗論不當於耳目之官置黨附之疑　孫升

臣聞古人有言曰武王諤諤而昌桀紂默默而亡夫以一士之謇諤豈足致成周之昌一人之循默安能速夏商之亡積累然也何則謇諤之言達則壅蔽之患除壅蔽之患除則忠言日聞忠言日聞則變止於未然禍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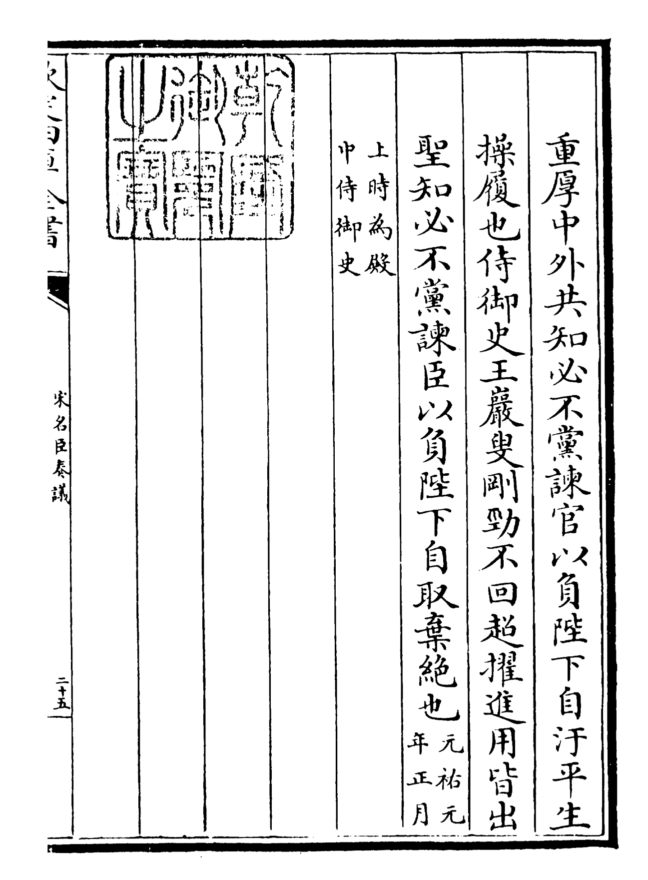
於未兆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則其昌也不亦宜乎循默之風長則壅蔽之患成壅蔽之患成則忠言不聞忠言不聞則變生於不測禍至於已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已傾則其亡也不亦宜乎壅蔽之傷國其患如此是以秦之盛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趙高咫尺以鹿名馬則四海九州之以亂為治以危為安以白為黑以賢為愚固無足怪是以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

壅蔽之極而泰之所以亡也夫世之治亂係乎君子小人消長内外而已天下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常患乎在外而小人常患乎居内是以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也然則朝廷之有君子可不貴哉恭惟二聖臨御以來首開言路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才俱收並用無有棄遺近世得人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忠正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臣愚不肖

遭遇明時獲在言職嘗蒙賜對親承德音使盡言無間雖有過差聖慈為之主張臣佩服訓辭以謂自古聖帝明王欲治求言之意不過如此而已伏惟皇帝陛下恭默不言太皇太后陛下簾聽庶政一日萬幾之微四海九州之遠深居房闥與共事者元老執政大臣爾令此數人者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猶廣達耳目杜漸防微況未能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而陛下乃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開小

人之隙疑間一開讒巧必作則君子不可勝誅而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朋黨比周之説勝責直掠美之言入則雖聖聽不能無惑聽惑則其弊必至於厭言言厭則循默之風作壅蔽之患生忠言不復聞矣臣竊恐非朝廷之福也臣不勝大懼願陛下深思往古之明戒無替前日之訓詞除黨附之疑心待端良之君子無使循默之風作壅蔽之患生則天下幸甚

貼黄御史中丞傅堯俞歴事四朝白首一節端方



重厚中外共知必不黨諫官以負陛下自汙平生操履也侍御史王巖叟剛勁不回超擢進用皆出聖知必不黨諫臣以負陛下自取棄絶也元祐元年正月

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吴垣

謄録監生臣陸紹基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臺諫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傅堯俞

臣伏聞今月二十四日敕以監察御史張舜民因論邊事文彦博照管劉奉世失實罷言職差權判登聞鼓院

竊以朝廷置御史蓋慮下情壅塞開廣聰明故許風聞言事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當便奪官改差遣於舜民何損而無益陛下亦非彦博所安者伏乞速賜追還以協易不遠復之義上全聖德下判羣疑臣不勝大幸大願 元祐二年四月上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權歸梁氏已久自秉常死後乾順專橫滋甚去年雖數遣使入朝然强臣爭權傳聞多端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劉奉世等及所賜金帛願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為是過舉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宜屈使屬羌令戎心桀驁宜即加兵問罪大臣指文彦博也三省樞密院奏舜民謂文彦博照管

劉奉世遂差充夏國封冊使勘會差奉世即非文彦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責堯俞時為御史中丞前後凡九奏此其第一奏也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四狀　傅堯俞

臣近累論奏罷張舜民監察御史不當未蒙施行竊以言事之官人所憎畏在權重者尤甚何則持權既重則人莫敢違忤獨言事者伺察而彈劾之其憎之也固宜而所以畏之者非衣冠顔狀之有異蓋人主信任而崇奬之爾夫人臣既辱知遇又行其言故輕紱冕捐軀命

為國家正紀綱以伸萬分之報若少加摧抑則人亦何憚況直為大臣而罷黜之臣恐而今而後有不忠於陛下而事權臣者矣不但偷合取容而已也陛下豈可不加意而念之自古諫官御史之患在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若舜民者宜被擢賞而反蒙廢黜豈所以勸忠義之節哉臣前日奏事延和親奉德音謂舜民之言可行而不可怒也今詔旨甚峻極駭物聽必有借彥博之重以激怒陛下而行其私忿者此陛下不可不

察陛下欲慰安老臣放罷舜民言職今採公議不得已而還之是陛下待老臣之禮備矣於彦博何傷彦博四朝宰相宜有體國之誠豈敢以此望陛下哉願勿輕臣言而詳其區區之心特奮睿斷早賜指揮元祐二年四月上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王巖叟

臣謹按舜民疏中引文彦博照管劉奉世之語非出自謨乃是收采衆論聞之朝廷此蓋言事常體復有何罪若聞外議心知其非而不告陛下得為忠乎況外人之

議亦有所以縁奉世是彦博門下之人待遇最厚今封册夏國既屬重事外人不知出於執政同奏但傳以為彦博照管亦不足恠舜民據所聞而言乞朝廷裁察别有何意詩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正謂此也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彦博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況舜民非狂言皆有理行與不行在陛下擇之而已遂加之罪臣恐而今而後居言職者以言為諱他日大臣有大惡陛下欲聞亦不得聞矣此非社稷之

福也今朝政闕失猶許盡言豈有大臣不受一言之觸

國家置御史正欲警察權强雖有過論亦當優容今舜

民以一言獲罪臣疑非陛下本意必有誤聖聽者矣此

事於舜民殊無所損所惜者朝廷之事體陛下之舉動

天下之觀望也伏望特迴聖意還舜民言職使忠臣義

士得盡其心以事陛下而衆庶之情不壅於上聞不勝

幸甚

貼黄言事官因言權臣而責之是爲權臣報怨陛

下豈可不思方兩宮聽政簾下正宜抑强臣以伸
主威之時而反欲沮塞言路甚非陛下之利也元祐二年四月上時為侍御史岩叟前後凡八奏此其第一奏也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朱光庭

臣竊以正直之臣以遭時遇主為盛事蓋敢言之氣雖天與有素非聖君養之厚容之深則敢言之氣未易伸也歷古而來青史之上直臣無幾不獨天生其才難而遇聖君養其才尤為難也恭惟陛下自臨御以來以堯

舜之德養直臣之氣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去天下之邪如拉朽除天下之弊如反掌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方今内外清明百度脩舉人民乂安此已試之效也唯在久而不息則堯舜巍巍成功不難致矣臣竊見吏部闕報臺官張舜民為言文彦博照管劉奉世特罷言職臣以謂御史之職自許風聞言事使舜民之言盡中義理陛下固當行之設若未當止于不行而已豈可遽罷其職也今陛下從而罷之豈不

沮敢言之氣哉竊以古今之治天下唯使忠勁之氣充塞朝廷然後紀綱正法度立姦邪無間而入臣與舜民接跡頗熟稔聞其有正直之節司馬光賢之薦充館職陛下擢寘御史士論皆以謂得人今視職纔兩月正直之節未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罷職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唯知從諫如不及聖德冠古今若因舜民一言不合大臣遽使罷職致陛下今日有逐言事官之名臣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開天地之量容養

正直之臣以增敢言之氣特降聖詔還舜民舊職以盡其材臣愚不勝惓惓之忠元祐二年四月上時為左司諫光庭前後凡四奏此其第一奏也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梁燾

臣近論奏不宜以大臣之故輒罷御史乞還其言職至今未蒙指揮臣竊以為始拒直言損納諫之美下移威罰失權斷之公所可愛者君德所可惜者君體也决知此事不出聖意臣敢復論之國家所以尊安者以法度

修而紀綱振也御史者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也人主或有闕失猶且直筆正論至於犯顔逆耳無所回忌況臣下過惡安得畏避而不言哉令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也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也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大公至正之法度也大臣雖重人臣也御史雖微法官也徇大臣而廢法官非尊君卑臣之紀綱也況兩宫臨御之時必使上有尊嚴不可犯之勢下有報義忘私之臣安得假天威屈正

論以中傷議已者乎自古全治之世必用天下清議故清議伸則正直之道行聰明之助多清議屈則姦邪之計得欺罔之患作今日清議喧然不平皆謂陛下之優大臣者亦已至矣大臣之事陛下者未有以副人望也清議之罪大臣者日益以深則恐非所以安大臣也伏望聖慈以保君德為難以全國體為重即日召還御史以正權綱然後慰藉大臣優加恩禮尊朝廷而强主威萬世之法也元祐二年四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肅前後凡十奏此其第二奏也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王巖叟

臣連上封奏乞復張舜民言職尚未蒙指揮施行臣以舜民志在盡忠雖一言失當而無可罷之罪清議沸騰以為過舉義不敢安理當極論惟陛下少賜采納幸甚臣讀汲黯傳每竊歎息其為人惷直好諫遇事輒發如公孫弘張湯輩憸詐飾智以阿人主他人所不敢言黯常面觸之故不獨漢庭之臣知所畏憚至淮南王欲謀叛以黯在朝為之寢謀直臣之於國家戢姦慝消禍亂

其益如此故天下之愛其君者莫不願得而用之愚臣區區之衷實在於此今日之論非私於舜民也為陛下惜一敢言之臣也非爭一臺官也為陛下惜言路也言路重則朝廷尊風憲陵遲國體隨弱皆必然之理也陛下於此幸加反思非好臣之說勝也好人主之道勝也臣以言為職言而見用與言而得罪皆所以報陛下唯知而不言則為負德爾舜民得敢言之名朝廷被罪言之謗臣竊恨之伏望聖慈檢會臣等前章早賜付外施

行使怨歸言路而美在朝廷臣不勝大願

貼黄陛下之意常欲朝廷清静人無閒言甚盛德也然而事順理則静逆理則争必然之勢也今御史以言為職却以一言微侵大臣便行罷斥數日以來滿廷之臣喧然不平唯説此事葢縁事不順理所以如此臣等雖欲自静不可得也須至交章煩瀆聖聽伏望陛下深思所以順事理息人言天下幸甚元祐二年五月上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五狀

王巖叟

臣累上章言張舜民罷職非罪乞令還臺未蒙采納施行此事所繫不在一張舜民而在人主在國家臣所以夙夜憂懼不知所處陛下開言路之初言事官多與權臣為敵怨仇不易當每德音丁寧旣慰藉之又嘉賞之謂朝政闕失大臣私邪百姓疾苦事無大小一一但言欲賜一一主張言事之臣恃陛下照鑒如此故敢遇事必言無所回隱然古今之公患患在執政大臣多不便

之而陰為巧説以害其忠必使主信之而不覺終至於忠言不用而權臣得以行其志所以人之言曰寧觸人主怒莫忤權臣意葢人主無心雖怒必解權臣私意一忤不忘此人情不得不畏也苟非守節死義之士誰能忘其家而遺其身以取權臣之怒哉陛下雖加奬激未必便得其人令又罪而斥之臣恐忠義知難而退臧佞邪乘間而進取陰附大臣為自安之計不復以陛下之事為事矣前日御史中丞黄履殿中侍御史劉次莊陰

附蔡確為姦方確用事陛下何由得知確去而其姦始敗使確且在位履與次莊進用蓋不可量今日舜民忠嚮陛下因論邊事偶有一言旁及大臣又無所傷遽以大臣不說而罷之是附人主不若附權臣也事在耳目非臣妄言臣伏覩陛下初降出舜民論封冊疏必不以彥博照管奉世之言為毀傷彥博亦未必須欲朝廷逐御史臣恐執政大臣有怨舜民攻其所諱而增飾老臣之言以動聖心而擠舜民以快其私怨者陛下不可不

察又非獨擠一張舜民也其意乃欲以盡傾言路也葢知舜民之罷臺諫必爭封奏紛紜言詞憤激必拂聖意聖意不喜則言路皆可揺而去矣此其姦謀陛下又不可不察也姦人以此惑陛下一事既行後必有甚於此士大夫之所以為朝廷憂也臣度聖心豈不欲復舜民言職恐不能慰彦博意故兩難耳臣竊伏思陛下特屈公議黜御史以為老臣者亦足矣今以公議不可奪而復還之非陛下得已也老臣豈不亮陛下之心哉尚何

以為憾乎由此而言臣以謂陛下處之不兩難耳臣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願陛下以德愛老臣勿使受姑息之議則陛下所以待之者厚於黜御史矣誠蒙陛下幸聽臣言則朝廷過舉反而為盛德老臣謗議變而為美談破姦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已銷社稷之福多矣非臣之利也臣傾盡肝膽以告陛下今日遂死無所恨矣惟聖主留意毋忽

貼黄舜民疏言廟堂欲苟免一時之責任又曰夏

人强弱之勢可謂都不知又曰執政大臣不能為陛下盡心謀謨臣觀舜民此言於國則忠於身則愚矣願陛下憐而察之元祐元年五月上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傅堯俞

詔三省樞密院召臺諫官赴都堂宣諭曰朝廷選任御史等為耳目之官正要別白是非視聽無惑故自來章奏多所允從今張舜民所言不當豈止言文彦博主張劉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問罪夏國事或從其言豈不生事乃只令解罷言職蓋恐將來更有論奏難於取信若復留言職恐誤視聽今將舜民原奏示御等更宜詳思之

臣等仰認聖懷不勝感懼此非陛下亮舜民之志本在盡忠而察臣等之心在於惜體則何以慰藉若此臣等幸甚欲報至恩莫知死所聖諭謂且如建言乞問罪夏國事或從其言豈不為國生事臣等詳閱舜民章奏云令臣所奏請不是欲興師問罪亦非要終了不封祇乞止使人不必如此遄速此語甚明別無他意唯欲朝廷審謹而已伏望聖慈更加省鑒則舜民之過宜蒙恕矣既罪之之實不見於文又罷之之名有傷於體臣等所

以不得不言願陛下開達聰明以盡四方之聞見言責之臣事雖過計無惜采收語或小差亦皆包納使人人敢展四體以事君傾腹心而報國則臣等之願也伏乞降臣等前後章疏付三省公議早賜施行元祐二年五月上時詔堯俞巖叟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堯俞巖叟繳還敕書以舜民罷職難別舉官又同梁燾朱光庭王覿孫升韓川累奏不絶已而詔三省樞密院召臺諫官赴都堂宣諭堯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列銜復上此奏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三狀　傅堯俞等

臣等所論張舜民罷職不當事蒙宣諭後又兩疏開陳

舜民本無罪由大臣造成乞賜照察復許還職尚未蒙
聽納施行臣等恐進說者咸謂御史無已罷復還之體
請舉故事陛下考焉方開元之初明皇厲精於事是非
明而不可欺紀綱正而不可亂典刑無私而不以姑息
事有蒙蔽不知則已知則必行故端良得以盡其忠姦
邪無所用其巧昔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不法侍御史
楊瑒與御史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傑反為日知先譖罷
言職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則

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當時天下不稱楊瑒之能言而服明皇之能聽不矜日知之被逐而喜李傑之復用不髙風憲之得全而快姦言之終破明皇不吝於改過而其益如此史册一書流美萬古今大臣以是為非誤陛下之聽有甚於日知御史憃直敢言忠信獲罪有寃於李傑言責之臣守義以争且多於楊瑒又陛下聖哲之資十倍明皇察之宜深改之宜速而遲遲如此此愚臣之所惑也

不知自古設諫官御史者欲以順朝廷之意耶欲以正朝廷之事耶若欲以順意則臣以謂不須置若欲其正事則臣以謂不可廢陛下以萬乘之尊與臣論勢臣之言不得而行也陛下虛方寸之地與臣論理臣之言庶幾於用也伏望陛下覩開元之所以賢聖心略回破姦言而全風憲易若反掌矣臣等以堯舜望陛下非敢以明皇始勤終倦比於全德也陛下以為可則乞行臣等之言以為不可則乞罷臣等之職紀綱之地由臣等不

振以為朝廷羞得蒙誅殛以塞至公臣等之幸也元祐二年五月上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傅堯俞

臣前日蒙聖恩召赴都堂令執政宣諭張舜民罷職事已具別章論奏臣有親聞於都堂與外議所傳相契之事不敢不盡以告陛下臣之愚忠以謂有隱而偷榮不若盡言而得罪韓維自言舜民之責是維於簾前奏乞施行仍云權量重輕難惜一新進御史此維誤陛下之

聽也若論張舜民則輕若論御史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紀綱之任則不為輕矣今黜耳目之官是將塞人主之聰明隳紀綱之任是將亂國家之法制究觀歷代唯有蔽言路則啟禍源不聞抑權臣而生後患也然則師垣之有無未比憲司之興廢而維以御史為輕臣不知其可也又范純仁語雖喋喋不切義理臣謂韓維所論豈不上負陛下之望下失士大夫之心哉朝廷慰安老臣當自有道必使上下無損老臣可安乃善謀也今維之

摧風憲壞紀綱動天下之心傷國家之體而欲以安老臣使老臣而少知義其能安乎陛下意欲安之不知反所以使之不安也幸陛下降意思之恐不若改之為便也聖人之所以成聖人由改過不吝爾吝而不改恐德日益虧改而勿憚則美日益全惟陛下擇之自古端人正士誰不欲盡忠於人主人主亦豈不欲聞盡忠之言常患執政大臣離間於中使明主之初心遂移忠臣之雅懷不盡以為痛恨爾執政之蔽唯欲人主不信言事

臣則得以行其私陛下不可不知也舜民一賤士不能為禍福於臣臣何苦上違陛下之情下忤權臣之意而言之不已此陛下之所當察也陛下慱通書史觀古今治亂之迹熟矣國家之事有臣力諍則善耶無人諍則善耶臣以言為職言而不用亦何面目出入朝廷間哉

願蒙竄黜以謝無功

貼黄按舜民本疏論册封夏國主事但有移文致詰之言元無興師問罪之語而左右之臣便以移

文為興師誑惑陛下殊不言邊上移文往來自是常事安有興師之理至如雄州與北邊事無小大亦朝夕文字相問何嘗有它虞蓋不言用兵則不足以動陛下之心而激怒聖意此權臣陷害忠良之深計也陛下信之正落其計矣元祐一年五月上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二狀　傅堯俞

臣前日與御史王巖叟列銜申奏乞檢會前後言張舜民文字降出施行至今未聞詔旨臣聞忠義之士精貫

白日誠洞金石臣雖無狀肺肝竭矣實冀夫精誠上通
有以感悟聖意臣竊見近日執政惽厭言事之官往往
形於詞色令遂伺間而逐之不知若何而後可以厭其
意也臣讀唐史見宰相裴垍傳云諫官言得失大抵執
政多忌之唯垍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
休復三人者遷及過謝垍垍獨責休復曰君異夫二人
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臣不敢望
執政以皐夔之心輔陛下如裴垍足矣今非徒惽惡言

事者既逐之又移過於陛下使陛下本無一事横被拒諫之名此得謂之忠乎且風聞言事舊矣既黜舜民尚有言職不識自此以往凡百須勘當得實而後言耶或風聞之事獨不行於大臣耶亦乞明降指揮臣既不得其言又未知所守豈敢默然伏俟譴黜元祐二年五月上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第七狀 梁燾

臣近屢論朝廷不當假借大臣罷斥御史命令失當公議不平玷陛下至仁求言之明損國家大公馭下之制

非所以全養忠勁之氣感厲敬順之心也陛下未即垂聽而至恩優容面命相臣布宣慈旨臣等廹於公議願以至公之道上廣聖意下厭人望不敢奉詔而復再上章矣伏望陛下勿以既下之命為難改勿以已宣之旨為難回唯強其剛明之德從諫如轉圜之易也臣聞唐宣宗將幸華清宮已命治道兩省官拜章極諫宣宗謂宰相曰卿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章再入宣宗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朕決

不為遊華清之行矣卿宜說我此意宣宗唐室英明之主也行幸一時娛樂之事也諫臣猶且懇切進言之初未能回聽既令宰相宣諭而諫臣進言不已宣宗惕然感悟遂輟其行又令宰臣告以聽納之意是能自屈至尊欣納直諫真得人君之道矣故終獲忠賢之助而太中之政號為中興聲明輝映前代至今流為美談恭惟陛下之聰明遠過唐宗之德朝廷綱紀法度不比華清之事臣輩區區陳誠意皆激切嘗蒙聖恩曲賜宣諭臣

祇知尊君卑臣為萬世之計不知畏附權强便不論列陛下喜忠納諫上法仁祖言事之臣得盡誠節更覬留神省察主張必行追還成命以觧羣言遂使朝廷益見清明之象天下馴致安静之理明德日躋可以並隆堯舜矣雖宣宗賢主何足為陛下道哉

元祐二年五月上右僕射吕公著慮言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陛下臨政以來納諫之盛近世未有臺諫前後言事既多不能一一盡忠若以其言失當便行罷黜則令日以前不避仇怨為朝廷言事不少欲且一向包容則慮向後愈更紛挐朝廷却不能保全欲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於是王巖叟等皆遞遷而嘉遂詰誚給事中張問不駮正為集

賢殿修撰
知潞州

上哲宗論臺諫是自塞絶言路

劉摯

臣伏自罷去言職待罪都省以來不復章疏論事葢以謂職在執政茍有所見自當與同列僉議進對顯奏公論而行之不當私有密請恐非謂直道事上也必料陛下亦已察臣之意在於如此而已今乃有不得已之事須至一言兾效萬一十五日呂公著送下内降批㫖罷

諫官梁燾等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數人臣竊料陛下
必以近日張舜民事言者救解紛紛不已雖然仁恕包
涵而又欲加彈壓故不行重責但罷其言路此足以見
聖度廣大愛惜數人之才黽勉而為此也臣觀舜民之
論文彥博止有照管劉奉世一言而已此一言小事也
奉世有才可用方出入彥博門下受其知遇而照管之
乃大臣所宜則於彥博何傷無彥博自不以槩意而議
者私憂過計恐彥博有所不樂致陛下為罷舜民舜民

之罷亦小事無足道也而言事者若欲論之一再言足矣何至議論鋒起相繼並作紊瀆天聽至煩宣召申論尚且不已誠有罪也夫舜民輕言以及元臣一失也議者欲慰說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之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體聖明優禮故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從而移罷臺諫則恐不止於三失而朝廷之失最處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徬徨深為陛下惜之也古之賢君明主唯以開廣耳目優養直臣為甚盛之德故

曰主聖則臣直唯堯舜及三代之盛王乃有其事而陛下令優游行之自前歲以來聞善若飢渴從諫若轉圜臺諫言茍可采無不行者雖有失當一切包納故臣子無戮辱之懼罔避權要舒心展誠知無不言所以養就今日忠直之氣然上下姦邪摩牙切齒嫉惡臺諫亦已久矣夫臺諫以區區小官上則觸龍鱗而犯忌諱下則結仇怨而取禍患不知其何所利也葢恃陛下之主張護其官守以盡事君之義爾一旦以小故摧沮罷去之

適足以快憎怨之氣開私枉之門非朝廷福也若言者有所私徇涉於傾陷近於朋黨則不可不深責而痛治之乃若出於公議則雖有强直乖忤之言古之聖人一皆容之考於傳記不可勝數今夫以一言旁及大臣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大臣矣以一言彈給事中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近侍矣以多言而去之則後來者循默不言矣以剛勁而黜之則後來者柔和取容矣人情不遠相與為戒必然之理也深惟陛下恭默未言太

皇太后陛下簾闈行政之日正宜大開聰明以廣萬事之聽而乃杜絶言路是自蔽其耳目也言路一塞何事不生天下之朋黨大吏之私邪百官之罪惡遠方之利害陛下何由一一知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盡乞改正所以區區言之者非獨為數人惜所惜者朝廷事體爾內梁燾孫升外議皆以為責之太重臣欲望聖慈詳酌寛此二人之責還其職任以救言路以扶持忠臣之氣且天下之廣莫知其詳但見臺諫官連羣罷去凡與前

日之事不同必疑謂朝廷厭倦言者則姦諛者張目攘臂而動矣後來所用未必皆得如此數人邪正既不可知言路風采一變豈不有損盛德之治臣天生愚直孤立於朝受陛下異恩至深至厚夙夜思報唯有竭誠以主公道不敢雷同倡和苟有所見可以裨補若不盡言於陛下則將何告訴也因此得罪亦不敢辭伏望赦其狂愚特賜詳察開允

貼黄昨台臺諫官至都堂宣諭聖旨既畢公著與

臣等因而再三開說內壽與升指陳事理其語氣最為勁直今乃得罪最重外議所以尤疑也

貼黄臣非謂自言路進遂欲主張言路者葢以此事繫朝廷不敢過避形迹故盡其底裏以告于陛下若幸聽臣之言留壽升二人足以救萬一之失令雖已有成命命猶未下比至進告尚須一兩日伏望聖慈再三回慮深思此事早賜裁處不誤陛下舉動元祐二年五月上時為尚書左丞

上哲宗乞召用傅堯俞等以銷姦黨

劉摯

臣備位左右憂深責重雖夙夜盡瘁恐終無所補報竊謂國家先務莫如得人近臣事君唯有進善臣伏見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陛下識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横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在職未久知無不言此固陛下素

所奬愛必未棄捐然臣私憂過計恐有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不避僭越輒效一言夫人才不同所用亦異或長於政事或善於文學或言語侍從或行義師表今多士盈庭於此數色固無乏之事至於公忠朴直不避仇怨不附朋黨一節自守可當大事肯為國家效死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前世以來不易得也譬如人之一身耳目手足肌膚爪髮闕一誠不可然而强四支者必以骨為主故自古人君崇奬忠直謂之骨鯁之

臣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言猛獸在山則山中之物不敢犯者如直臣立朝則姦佞有所畏憚也今堯俞等皆有骨鯁大節公論所重邪黨所畏況當今陛下明辨忠邪汲汲進賢之日而反使數人流落外郡為姦邪所快臣實痛惜兼觀近日言路稍異於昔雖章奏交上議論不少然而所推薦者非豪强則親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怨隙朋比之心公無忌憚陛下試取近來言事章疏容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言出於忠信憂國

如飢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乎孤立不懼彈劾權強赤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嚴叟者乎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燾及易者乎以此驗之真偽立見今聖明在上方修善政而羣小不快争進於下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陷善良動揺政令紛紛籍籍甚可懼也然上下相罔誰為陛下辨之者當此之時唯且收聚人才使在朝廷若正直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矣臣疎賤拙直天下無毫髪親黨

之助獨蒙二聖選拔致位於此恩至厚矣則報效之心豈宜自比衆人故當知無不為寧敢避罪臣願聖慈深賜省察特發睿斷召此數人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朋黨幸甚

貼黄呂公著等亦曾同議此數人皆與臣意無異但以未測聖意所以未便奏陳臣故密獻此言若俟因臣僚進擬而後召之即不若特降中旨付之三省庶使恩命出於陛下元祐元年十一月上

上哲宗論屢罷言事官　劉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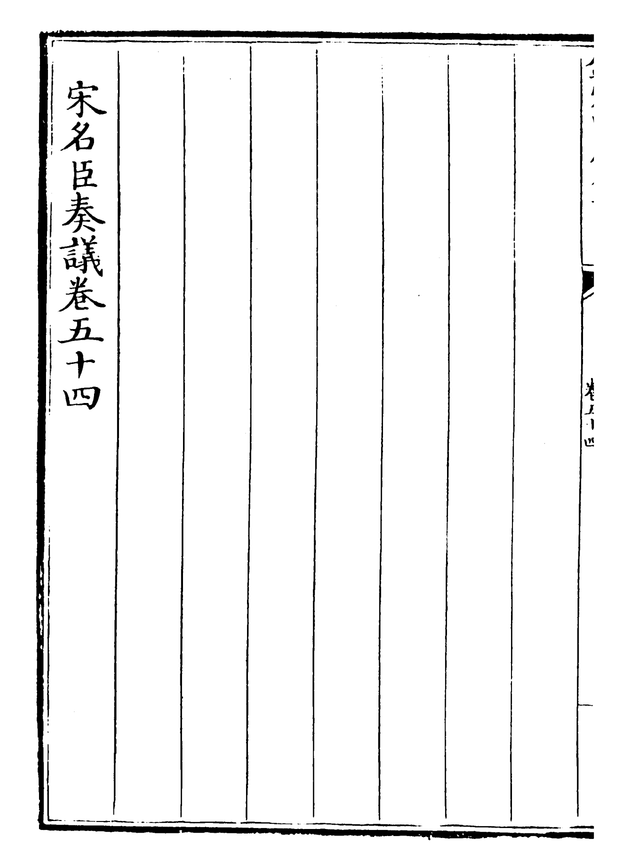
臣近被聖恩擢寘諫列内惟譾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葢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效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徳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脩舉法度粲然追迹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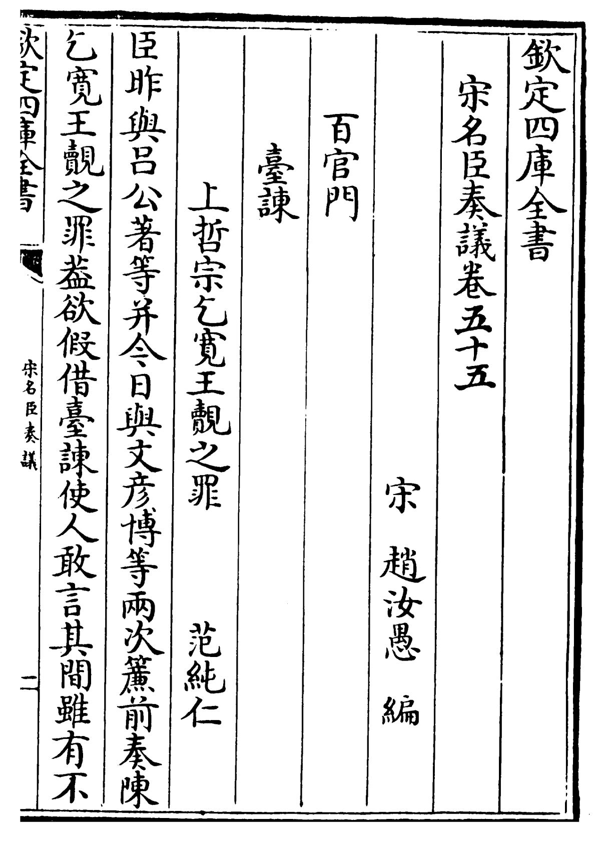
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切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

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耶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耶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謹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為忝列諫垣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

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覆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幾之暇詳覽瞽言奬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善所憎者必知其惡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元祐三年二月上時為右正言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臺諫

上哲宗乞寛王覿之罪　　范純仁

臣昨與呂公著等并今日與文彦博等兩次簾前奏陳乞寛王覿之罪葢欲假借臺諫使人敢言其間雖有不

當亦須稍垂寛宥以彰朝廷容諫之美况陛下臨御以來未甞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若一一竄逐寖失朝廷清静之體其心止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御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欲得人主深防嚴戒盡行貶逐自然君子道消小人可以得志所以臣等不避違忤縷縷開

陳罄竭愚誠莫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簡求何面目處羣臣之右又况彦博公著等皆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輔翊皇猷未嘗有闕今日豈肯雷同罔上庇護黨人蓋其愛君之心與臣無異唯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貶謫王覿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

貼黄臣自先朝言事不合擯斥處外幾二十年遭遇陛下一新庶政從諫任賢夷夏歡呼古今無比

此皆聖心所悉非愚臣獨敢妄言而一旦拔臣於疏遠之中驟致於丞弼之位故臣夙宵盡瘁恐負聖知豈有容庇朋黨自損身名玷辱家聲取笑千古蓋是愛惜聖政思報大恩螻螘之誠惓惓不已今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即乞謫臣補外則指為朋黨者自明臣雖一身斥遠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少補不辜簡拔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貼黄臣面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仁皇同時用為執政三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進者遂摸造謗語指為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造謗之人皆欣快相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衆人猶知亦可以為朝廷深戒

元祐三年五月胡宗愈除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王覿疏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不可以執政内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仍不得帶職吕公著言覿責降未當又與文彦博劉摯吕大防范純仁等論於簾前純仁退而上此疏時為同知樞密院

上哲宗繳王覿外任詞頭　曾肇

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詞頭五月十五日奉内降指揮王覿言事不當與一外任合入差遣不得帶職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知潤州者臣承乏近侍職在訓辭理有未安合具敷奏臣伏見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怫意逆耳訐訐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容者莫不虛心克己温辭降色以受之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謂古之聖帝明王不過如此一二年來不唯朝廷

政事人情以至四方萬里幽深隱伏之利病莫不畢聞於上者言路無壅故也是以在廷之臣人人勇於自効至不以出位為嫌而以不能盡言為恥振起天下敢言之氣始自今日故如覲者身在言責有所聞見不得不為陛下盡言而無隱也陛下未以其言為然猶當寛大含容未宜遽棄何則以言賞人猶有觀望畏縮而不敢進者以言罪人人將鉗口結舌望然去矣其肯以身蹈禍而覬萬一之聽察哉故覲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以

為重輕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伸屈在此一舉此臣不得不為陛下慮也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令覿一言論及執政即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且執政大臣朝夕在人主左右據利勢國柄人情之所難言者也導之使言猶或不聞其過令一言及之遂至逐去臣恐在廷之臣以覿為戒依違顧望莫肯正論執政大臣雖有罪惡陛下亦將不得聞矣此可為寒心者也陛下臨政以來

何獨至於覿一言之入遽不能容示天下以不廣也覿以小官不二三年拔擢至此令以言獲罪猶補便郡於覿何損臣所惜者於聖政不為無累爾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付託之重愛惜朝廷臺諫之體不以容納狂直為難而以壅塞言路為懼以覿所論質之公議苟其言可取固當行之如無足採亦願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終始如一而執政大臣有所畏忌增益陛下虛心納諫之明是一舉而數美從之也其可

忽哉臣備位侍從首尾三年常恨不能補報萬一今輒緣職事冒進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幸甚所有制辭未敢修撰

貼黄臣伏見豐稷昨任諫官所論者陛下骨肉間事猶且含容矜貸更獲美遷聞者皆服陛下仁慈寛厚有天地之量豈獨於覿而不能容伏望聖慈更加省察元祐三年五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乞終始從諫　梁燾

臣愚不肖蒙恩還以言職夙夜思所以副聖知者不敢以為榮而獨以為懼臣前日建言正綱紀明法度以尊君卑臣强公家弱私室正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主制政簾帷權臣易為强悍姦人易為蒙蔽外之人情有可畏可恤者必欲陛下徧察外之事勢有可憂可疑者必欲陛下周知欲臣節忠一而人無欺罔欲君勢隆重而下皆敬畏此臣自誓報陛下之心雖萬死不可變也竊謂陛下復置臣於言

路者必以臣前日之言為是必以臣前日之心為忠臣前日之言為是則今日之不言為非矣臣前日之敢言為忠則今日之不敢言為負矣陛下既能知臣之忠必能用臣之言則臣報陛下之心豈可怠於前日哉臣聞人主不以受諫為難而以臣下敢言之為難人臣不以敢言為難而以君上從諫之為難唐李絳曰小臣晝思夜度將有上諫欲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其緘封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一二信乎敢言之難也如此

又曰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已正諫有裨於時温顔容納
奬勵勸導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懐忠不避禍患茍有致
君濟時之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顧食君之禄其
事不得不然也信乎聽諫之難也如此夫人主以臣下
敢言之為難是也然而有忠臣則不難矣人臣以主上
從諫之為難亦是也然而遇明君則不難矣臣幸親逢
兩宫之明竊不以敢言為難在陛下信而聽之也辨姦
人之妄而塞其讒誣折權臣之强而抑其排斥使多士

以臣為法而進其忠勿使多士以臣為戒而挫其直當今之事所可言者尚不為少臣方且次第上之願陛下清心諦察而必行之至有切於聖德急於民隱者不敢猶豫以留清衷後時之憂也致陛下有開納諍諫之美名有收攬權綱之明威朝廷尊嚴而清静宗社長久而安寧此臣愛君謀國自誓之本志也唯陛下裁擇臣不勝惓惓盡節之至元祐四年二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楊畏除監察御史　劉安世等

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覩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諫議大夫樂黄目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參官舉公清强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竊惟聖訓皆有微旨何則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寮苟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睠倚之厚遴簡忠良被舉者體朝廷責任之嚴敦尚名節得人之盛無愧前古厥後方令兩制資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善惡皆得薦士故多

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令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别舉後來所薦既已應格則又棄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令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為陛下惜之況二聖臨御仰成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踈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姦邪蒙蔽

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元祐五年

三月上時爲左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蘇轍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唯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

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効而言者亦蒙進職雖人
臣迫於朝旨黽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
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
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
公令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
臣下則被苟簡懐禄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
冊不為美事臣令待罪執法才力疲輭何能發明然在
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下

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唯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元祐五年五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論執政自擇臺諫　蘇轍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葢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絶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内有

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禀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得對於前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二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唯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顧避皆為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令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唯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

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元祐五年九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明降召用裴綸為御史因依

孫升

臣切聞新除監察御史裴綸辭免除命甚堅議者皆言綸之擢用外廷不知所以被召因依夫未經試用之臣聲迹疎遠一旦為人主所知任之為耳目非緣近臣論薦則必有章奏感悟人主如唐之馬周也且觀遠臣以其所主進不以禮主或非人雖孔子猶見疑於衆人必

待孟子以為之辨況裴綸言行未足以信於天下而召用未明宜予綸辭避而不敢當其命也御史居耳目紀綱之地以正色敢言不避權強為職其進也豈可不自重哉伏望聖慈詳察明降召用裴綸因依付外不獨使綸有以自明立朝無愧亦所以示天下後世用人之心公也元祐五年九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乞六察官兼言事　　龔夬

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然則先

王建官因革不常其來尚矣臣伏見言事御史自皇祐以來員數不常昨置六察官方推行之初事務繁劇故令專領察事今來按察之法久已就緒在京官司無敢如日前遲者則治察御史其職太簡臣備員臺屬適值兩院闕官兼領六察未見廢闕然則人治兩案俾兼言職自不相廢況元豊三年八年并紹聖令察官各兼言事伏望聖慈特賜詳酌令監察御史三員兼掌論議庶幾益廣言路以稱朝廷明目達聰之意紹聖三年七月上時為監察御

上徽宗乞留龔夬　　陳瓘

臣聞先甲三日易後甲三日難諫而不早足以取名而於事無益忠臣之義但求有益而不顧取名臣今日先事之言為欲有益於朝廷也臣伏聞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告許周種等語言事乞罷黜京而朝廷謂京無過不以夬之所言為信夬既不得其言難以復在言職雖朝廷未加斥逐理當求去夬尚未去

而臣已言及此其所以為先事之言也葢言事之官乃朝廷耳目之所寄也耳目不通則有蒙敝之患故自祖宗以來奬勵言官屈意聽納養其勁氣不使小挫非重其人所以重朝廷之耳目也自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初逐常安民次逐孫諤次逐董敦逸次逐陳次升次逐鄒浩此五人者皆與蔡京所見不同雖其間或以他罪被逐而京之所惡則無不去者今夫之言京又將罷去則是兩朝言官前後六人無不為京而去也陛

下以聖德嗣位上法祖宗內禀慈訓數月之間德澤廣被內外安靜人情懽悦此千載之一時也今若緣此一事又去言官臣恐後之言者人人不已可惜安靜之勢忽成紛紛其於初服豈能無累若待臨事而諫孰若先言之有益也臣願陛下察夫所言忠於為國特回睿聽曲賜允從庶使敢言之士意向朝廷崇蔽之風自此衰息伏望陛下上禀慈闈議其可否小臣狂妄冒犯天威陛下矜赦幸甚

貼黄臣近曾面奏為蔡卞是臣之舉主而臣言其罪雖於公議無愧而私議未安臣之自劾求去固有日矣今所言者非自為也非為夫也為朝廷耳目之官耳伏望聖慈特賜矜察元祐二年五月上時為左正言

上徽宗論張庭堅送吏部　任伯雨

臣今月初五日有奏狀言張庭堅送吏部事竊以紹聖時章子厚蔡卞用事諫官御史盡出子厚卞引用不唯無所建明率皆附會子厚卞欺誣朝廷自陛下即位揔

攬權綱自擇臺諫然臣謂臺諫官始用之既重其選終罷之必正其名臣欲乞今後臺諫以言事罷去者皆坐其所言以正其罪蓋妄冒不才者其罪小欺誣朋附者其罪大庭堅近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令又送吏部中外疑惑不知所以臣伏願陛下斷自聖意降出庭堅章疏考其所言若欺罔朋附則送吏部為尚輕若止妄冒則送吏部為太重正名定罪庶足勸戒無使言路自今以往以庭堅為戒

貼黄張庭堅送吏部若陛下見其欺誣朋附出自聖意則庭堅不敢逃其罪若非出自聖意止是三省伺陛下之意遂再三取旨重行用以恐脅臺諫則此事不可不察言官畏三省非國之福也元符三年十二月上時為左正言吏部尋以庭堅通判陳州庭堅謝表云疏不外宣命從中出又云罪所自來獨臣心之了了不知竟坐何事

上徽宗論除授臺諫三省不得進擬　陳次升

臣竊以祖宗以來臺諫闕員詔近臣薦二員召對便殿去取選任一出上意報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官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明主雖欲明目達聰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令閏所召者一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耶復出宰執之意耶若出陛下之意則可然未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臣朝廷闕失誰復擬議此源

既開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維辟作威傳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念兹令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引對親閲人材去取獨出聖斷庶不廢祖宗故事臺諫得人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徽宗乞重惜憲臺之權　陳堯臣

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風采若臺諫有所拘忌受制於人而風采不存

則朝廷莫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人君借之事權不繫於官長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强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償其不實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臣惟方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然間有

擅權挾寵之徒肆為敗俗亂常之惡孝不足以移忠功不足以掩過内侍强援奥知以脱常刑重憲恬然自得莫敢誰何蔑視風憲之官不翅奴僕之役若非處以私人終必視為仇怨然慮其攻巳則先設隄防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擠以今事則必中害以他非不謂在昔與我為讎則曰於今與誰為黨或以離間其君臣為辭或以疎隔其恩威為語指切直者為沽名謂納忠者為訕上巧言令色千計百端是致燚

意欲彈者改遷抗章纔及者貶竄前者沉滯流落而不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為戒忠義風采消委始盡臺臣雖備位名存實亡臣愚以謂恐非朝廷之福乃者官吏猥冗財費浮濫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以隳弛而霜臺坐視不發天下恨之逮至陛下獨奮離明斷以乾健減罷裁抑一遵熈豐之舊繼又廢黜拱默選任臺臣中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即旋行遷易天下疑之夫彈劾之職紀綱所繫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

盜先其渠魁去草急在根本今使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攻疲羸留根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務本之意乎臣恐天下紛紛籍籍者特未定也故臺臣屢遭恐脅則姦回無所畏憚就有特然奮厲衆必為之寒心知其必蹈禍機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薄有所彈終不敢直肆其說至使明目張膽之士化為結舌鉗口之流臣恐自是積習成風人知畏避遂致姦臣欺蔽君上紀綱既紊何所不為且姦人

始兆在糾劾而非難其惡已成雖鈇鉞而何及故治國家者平時宜有直言敢諫之士則悠久庶無姦謀指鹿之臣今陛下仁天廣覆智燭旁臨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者姦回植黨牢不可破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誤聞聽至有逆已行之命或方頒而旋改沮必罰之威或朝黜而暮陞蠹國害民之事或遏而復熾欺公罔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揺人心惶惑其根原有在於

强援奥知之間而已夫擊摶之任豈人樂為公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願享其富貴安榮何事而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邪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茍惟在已無慝則於人言何恤安用預設隄防茍唯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讎奚事廣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憲下為萬世之來規重惜憲臺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姦回必劾而無遺罪戾必罷而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絶其救援之弊明出詔令應

今後凡臺臣有所論列職非三省而輙出位謀政與夫干請私謁拯姦護惡巧為粉飾者寘之重辟庶使姦無所緣綱紀一正天下幸甚宣和二年十月上時為御史詔所陳甚當出榜朝堂及吏部

上欽宗乞監察御史言事　胡舜陟

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為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朝皆論政事擊官邪正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著在甲令至崇寧間大臣營私欲其便巳遂變祖宗

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實亡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伏望睿旨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靖康元年二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詔依祖宗法

上欽宗論貶逐臺諫乞不施行日下出門指揮

李　光

臣伏覩前諫議大夫唐重等五人與郡日下出門流傳四方士論驚駭陛下新即大位開懐聽納之初宜優容

直言禮遇臣下今重等備員臺諫不知所論何事既今日下出門議者遂致紛然造飾語言稱師驥論十事孫覿李擢等攻擊宰執緣此被逐葢朝廷未甞降出得罪之因宜其紛然有以議陛下也重等既各與便郡如同棣和皆天下膏腴處正使自擇不過此耳何至迫逐使之倉皇若此哉臣伏見祖宗朝斥逐言官雖遠在嶺外未有日下出門者熈寧中王安石為宰相急於行法惡人之議已始有此行遣後來蔡京王黼用事欲行已私

循用此例緣此言路壅絶豈可施於今日艱難之時哉伏望特降睿旨將日下出門指揮更不施行庶令般挈家屬收拾行李以示陛下優納之意
靖康元年三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欽宗乞内中置籍録臺諫章疏

程瑀

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無為於中而治者此心所以為真君也人君亦何為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

與行治道者宰執也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曰是宰執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為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若以利為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幾至繁吾之所以用聰明者特在於審是與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不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胸次則真贋不分朱紫混淆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冀矣蓋人非堯舜不能舉

事皆善罔計其善而悅人讃已是謂求謟諛而成暗昧昔諸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獨總朝政顧何所頼於羣下一旦發教乃諄諄力求轉相違覆以補曠敗太宗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甞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願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圖矣朝廷之上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乃所

以相成也唯朝廷不以異已為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
幸甚本朝之盛無踰仁宗稽考治迹葢周成王漢文帝
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迪後有韓琦富弼執政
則有歐陽脩范仲淹之徒由今視之其人何如哉然當
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於
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詘之唯
是之從而不嫌議不出已亦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
宰執以為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

用心過人者洎王安石用事已來專以摧折臺諫為事然當時人材承累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論議風生以斥逐為榮未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殘狠過之議已者置之死地臺臣引用私黨藉為鷹犬搏噬正士創置官司冗濫蠹食而諫省列位寢闕弗補惡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御以來疏遠讜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下詔敦諭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葢喜受人言而未可謂之

善用言益喜納人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何者用言從諫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俟旋踵若受而不能用與不受同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畧初無踰人奮布衣取天下未嘗畫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陳平之腹心外如酈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脅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已過有諫必聽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使言久

之得魏徵往往諭意於言辭顔色之表不待力爭强辯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無艱者顧尚有愧於二君臣知其由矣陛下以沉晦為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為事而有累於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之心為心故臺諫章疏或沮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閲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蹤跡孤外志

操凜然金冠在郊京師震恐之時抗章乞對慷慨論事聞陛下延問開納冠過之後擢為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側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是何異蔡京所為哉覆轍在前不憚蹈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也壅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為治乎臣聞真宗時嘗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籍記其言事行與不

行歲終具奏葢非特稽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賜舉行仍内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録之聽政之暇雍容觀鑒不唯裨補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時與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而治道可望在明斷而行之臣備員諫省賜對之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心天下幸甚 靖康元年六月上時為右正言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五